

玉茗堂摘評王弼州先生豔異編

豔異編目錄

卷十二

妓女部

桂妙隆

朱六嫂

金鶯兒

楊倡傳

義倡傳

男寵部

龍陽君

斷袖

秦宮

鄭櫻

妖怪部

白猿傳

烏將軍

錢炎

長鬚國

太湖金鯉

桃花仕女

王生二

卷十二

鬼部

韓重

盧充

柳叅軍傳

崔書生

鄭紹

孟氏

曾季蘭

西湖女子

蓮塘二姬

金鳳釵記

玉茗堂摘評王介州先生盤異編卷十一

妓女部

杜妙隆

杜妙隆金陵佳麗人也。盧疎齋欲見之，行李匆匆，不果所願，因題踏沙行於壁云：雪暗山明，溪深花早，行人馬上詩成了。歸來聞說妙隆歌，金陵却比蓬萊渺。寶鏡慵窺，玉容空好，梁塵不動歌聲悄。無人知我此時情，春風一枕松窗曉。

宋六嫂

口頭印法
語法
人

宋六嫂小字同壽元遺山有贈傭栗工張背兒詞卽
其父也宋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宋善謳其夫能
傳其父之菘滕玉霄待制嘗賦念奴嬌以贈云柳顰
花困把人間恩愛尊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
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引元郎去
後有誰着意題品誰料濁羽清商繁絃急管猶自餘
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相並白髮梨園青
衫老傳試與留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

金鶯兒

寫情到盡
頭處更無
可容

金鶯兒山東名姝也、美姿色、善談笑、柳筆合唱、鮮有
其比、賈伯堅在山東僉憲、一見屬意焉、與之昵、其後
除西臺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之紅綉鞋曲以寄之、
曰、樂心兒比目連枝、肯意兒新婚燕爾、四船開拋、得
得人、獨自遙望、關西店兒、黃河水流不盡、心事中條、
山隔不斷、相思常記得、夜深沉人靜、悄自來時來、時
節三兩句話去、時節一篇詩記在人心窩兒裏、直到
死、由是臺端知之、被劾而去、至今山東以爲美談、

楊娼傳

楊媚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王公鉅人、豪客競邀至席上、雖不飲者、必爲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媚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游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幼貴、淫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媚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雅有惠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懽心、故帥益嬖

之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爲方畧。監軍乃給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捧侍者視之。瘳當速矣。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貴人言仁也。果然於吾無苦耳。可促召婢來。監軍卽命娼冒爲婢以見。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梃熾膏鑊於庭而伺之矣。須其至。當致之沸鬲。帥聞而大恐。促命止之。娼且至。帥曰。此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

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棹輕舫，衛娼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振，不踰旬而物故。而娼之行適及洪矣。聞至，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卒，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爲？妾豈孤將軍者耶？卽撤奠而死之。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矣。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也。雖爲娼，差足多乎。

義娼傳

義娼者，長沙人也。不知其姓氏。家世娼籍，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口詠，不置。久之，少游堂

鈞黨南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伎籍中可與言者、以言娼、遂往焉。少游初以潭去京數千里、其俗山獠夷陋、雖聞娼名、意甚易之。及見觀其姿容、既美而所居復瀟灑、可人意、以爲非唯自湖外來所未有。雖京路間亦不易得、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竟閱、皆已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若何自得其詞之多、娼不知其少游也、卽具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益愈怪曰、樂府名家、無慮數百、若

何獨愛此乎不唯愛之而又習之歌之若素愛秦學士者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妾僻陋在此彼秦學士京師貴人也焉得至此藉令至此豈顧妾哉少游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悅其詞爾若使親見容貌未必然也媼嘆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爲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卽我是也以朝命貶黜因道而來此爾媼大驚稍稍引退入謂母媼有頃媼出設位坐少游於堂媼冠帔立階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媼掖之坐以受拜已且張筵

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左右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一闕以侑之。卒飲甚懽，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寢定，娼乃寢。先平明起，飾冠帔，奉沃盥，立帳外以待。少游感其意，爲留數日。娼不敢以燕惰見，愈加敬禮。將別，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又不敢從行，恐重以爲累。唯誓潔身以報他日。北歸，幸一過妾，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于藤。娼雖處風塵中，爲人婉婉，有氣節。旣與少游約，因閉門謝客，獨與媼處。

官府有召、辭不獲、然後往、誓不以此身負少游也。一日書寢、寤驚泣曰、吾自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遣僕順途覘之。數日得報、秦果死矣。乃謂媪曰、吾肯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遇於旅館、將入門者、禦馬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棺繞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絕。左右驚救已死矣。湖南人至今傳之、以爲奇事。京口人鍾鳴將之常州校官、以聞於郡守李大山。結旣爲作傳、又系贊曰、媚慕少游之才、而卒

踐其言以身事之而歸死焉不以存亡間可謂義娼
矣世之言娼者徒曰下流不足道嗚呼今夫士之潔
其身以許人能不負其死而不愧於娼者幾人哉娼
雖處賤而節義若此然其處朝廷處鄉里處親讖僚
友之際而士君子其稱者乃有愧焉則娼之義豈可
薄邪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予聞李使君結言其
先大父往持節湖湘間至長沙聞娼之事而歎異之
惜其姓氏之不傳云復書長句于後曰洞庭之南瀟
湘浦佳人娟娟隔秋渚門前冠蓋但如雲玉貌當年

誰爲主風流學士淮海英解作多情斷腸句流傳往
往過湖嶺未見誰知心已赴舉首却在天一方直北
中原數千里自憐容華能幾時相見河清不可俟北
來遷客古藤州渡湘獨弔長沙傅天涯流落行路難
暫解征鞍聊一顧橫波不作常人看邂逅乃慰平生
慕蘭堂置酒羅鏡珍明燭燒膏爲延佇清歌宛轉遶
梁塵博山空濛散烟霧雕牀斗帳芙蓉褥上有鴛鴦
合懽被紅顏深夜承燕娛玉筍清晨奉巾屨匆匆不
盡新知樂惟有此身爲君許但說恩情有重來何期

不別歲將暮。午枕孤眠。覓夢驚。夢君來別如平生。與
君已別復何別。此別無乃非吉徵。萬里海風掀雪浪。
覓招不歸。竟長往。効死君前君不知。向來宿約期無
爽。君不見。二妃追舜。號蒼梧。悟染湘竹。終不枯。無情
湘水自東注。至今斑筍盈江隅。屈原九歌豈不好。煎
膠續絃。千古無我。今試作義娼傳。尚使風期後來見。

男龍部

龍陽君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涕下。王曰。何爲泣。

曰爲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所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臣欲弃前得魚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間臣之得幸于王也。必奉裳趨王。臣亦襲之。所得魚也。亦將弃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族。

斷袖

哀帝尚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粧飾妖麗。巧言取容。董賢以霧綃單衣。飄若蟬翼。帝入燕息之房。

命筵卿易輕衣小裊不用奢帶修裙故使宛轉便易也宮人皆効其斷衷又曰割衷恐驚其眠

秦宮

秦宮者漢大將軍梁冀之嬖奴也宮年少而兼有龍陽文信之資冀與妻孫壽爭幸之李長吉爲詩云越羅衫袂迎春風玉刻麒麟腰帶紅樓頭曲宴仙人語帳底吹笙香霧濃人間酒暖春茫茫花枝入簾白日長飛窗複道傳籌飲午夜銅盤膩燭黃禿衿小袖調鸚鵡紫綉麻霞踏哮虎折桂銷金待曉筵白鹿青蘇

半夜煮桐英，永巷騎新馬。內屋涼屏生色盡，開門爛
用水衝錢捲起，黃河向身瀉。皇天厄運猶曾裂，秦宮
一生花底活。鸞籠奪得不還人，醉睡毬毬滿堂月。

鄭櫻桃

鄭櫻桃者，襄國優童也。艷而善淫。石虎爲將軍，絕嬖
之以櫻桃，譖殺其妻某氏。後娶某氏，復以櫻桃譖殺
之。唐李頎有鄭櫻桃歌，誤以爲婦人。且不得其實。第
取其詞耳。歌曰：石季龍僭天祿，擅豪雄。美人姓鄭名
櫻桃，櫻桃美顏香且澤。娥娥侍寢專宮掖，後庭卷衣

三萬人翠眉清鏡不得親官軍女騎一千疋繁花照
耀漳河春織成花映紅綸巾紅旗掣曳鹵簿新鳴擊
走馬接飛鳥銅馱琵琶隨去塵鳳陽重門如意館百
尺金梯倚銀漢自言富貴不可量女爲公主男爲王
赤花雙罩珊瑚牀盤龍斗帳琥珀光淫昏僞位神所
惡滅不香陵終不悟鄴城蒼蒼白露微世事翻覆黃
雲飛

妖怪部

白猿傳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簡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
陳徹別將歐陽紇畧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
紇妻織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
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
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
十餘伺守之再夕陰風晦黑至五更杳然無聞守者
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卽已失妻矣關扃如故
莫知所出出門山嶽咫尺迷悶不可尋遂迫明絕無
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

卽深凌險以索之既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間得其妻繡履一隻雖侵雨濡猶可辨識紇猶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聲捫蘿引繩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迴岑朶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帔服鮮澤嬉游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

至此月餘矣、今病在床、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屏、中寬闊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迴眸一睇、卽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

縛手足于床一踊皆斷常紉三幅則盡力不解今麻
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
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傷一巖曰此其食廩
當隱於此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
招之卽出如其言屏氣以伺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
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
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
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盃進酒諧笑甚歡既
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婦人出招之乃

持刃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床頭顧人蹙縮求脫
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卽飲刃
血射如注乃大嘆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
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
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杯案凡人世所珍靡不
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其色久
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捉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止
其身更亡黨類旦盥洗着帽加白袷被素羅衣不知
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十所居常讀水滸字若符篆了

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
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粟。尤嗜犬咀。而飲其血。
日始逾午。卽歛然而逝。半晝還返數千里。及晚必歸。
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翾戲一夕。皆周。
未嘗寢寐。言語淹詳。華音會和。然其狀卽猥獲之類。
也。今歲木葉之初。忽愴然言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
死罪。亦求護之于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燈
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以千歲而無子。今有
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汎瀾者久之。且曰。此山復絕。

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
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邪、紇卽取寶玉珍麗、及諸婦
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
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紇素與江惣善、愛其子聰悟絕
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烏將軍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
道、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爲人居也、徑往投之、八
九里有宅、門宇甚峻、旣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

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中東閣有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邪鬼邪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邪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偶於鄉人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並爲游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鎖而去以適于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已惴惴哀憤君誠人邪能相救免畢身爲除掃之婦以奉指使

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公曰、吾忝爲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當、殺身以徇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侍立于前、若爲擯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軍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逡巡一黃衣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吾當爲宰相、必勝此鬼矣、旣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軍曰、入有戈劔弓矢、翼引以入、卽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

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爲小相耳。將軍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囊中有利刀、思取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腊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厨、願削以獻。將軍大悅。公乃起取鹿腊、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尋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啟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當死亦不久。既獲免、可出就食。泣者

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爲僕妾
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則豬蹄也俄聞哭泣之
聲漸近乃女之兄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舁櫬而
來將收其尸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
問之公具告焉鄉老共怒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鎮
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以女纔無他虞此禮少遲卽
風雨雷霆爲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於
人此鄉何負當殺爾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
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事

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聽吾言夫神受天之命而爲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真神明也神固無豬蹄且妖淫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女年年橫死於妖畜積罪動天安知天不使吾雪焉從吾言當爲爾除之永無聘娶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曰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鋏鏹之屬環而自隨尋血而行繞二十里

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斫之，應手漸大如甕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豬，無前左蹄，血臥其地，突煙走出，斃於圍中。鄉人更翻共相慶會，餞以酌。公公不受，曰：吾爲人除害，非鬻獵者得免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爲人託質血屬，閨閣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者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鎖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岐，援喻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

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遠地而棄焉、鬼神終不能害。

錢炎

錢炎者、廣州書生也、寓居城南薦福寺、好學苦志、每夜分始就寢、一夕有美女、絳裙翠袖、自外秉燭而入、笑揖曰、我本生於貴戚、不幸流落風塵中、慕君久矣、故作意相就、炎窮單獨處、乍睹佳麗、以爲天授神與、卽留共宿、且行有伉儷之約、迨旦乃去、不敢從以出、莫能知其所如、女雅善謳歌、娛悅性靈、惟日不足、自

是炎宿業殆廢若病心多失惑然歲月頗久女懷孕

郡目者周子中與炎善過門見之訝其尪羸問所以

炎語之故子中曰以理度之必妖祟耳正一宮法師

劉守真奉行太上天心五雷正法扶危濟厄功驗彰

著吾挾子往謁求符水以全此生不然死在朝夕將

不可悔炎悚然不暇復坐亟詣劉室劉以盆水施符

術照之一巨蟒盤旋于內似若畏縮者劉研書符付

炎曰俟其物至則示之炎歸至二更方睡而女求情

態如初炎曰汝原是蛇精我知之矣示以符女默默

不語俄化爲二蛇、一甚大一尚小、逡巡而出、炎惶怖、俟曉走白劉仍徙寓舍、怪亦絕迹、

長鬚國

唐大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甚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置官品有正長、戢波、目役、島邏等號、士人歷詣數處、其國人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明麗、使者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

小起乃拜士人爲司風長廉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
上莖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
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
鬚因賦詩曰花無葉不妍女有鬚亦醜丈人試遣總
無未必如不總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
女願領問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
君臣憂戚上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
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
王乃令具舟命使隨往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

言東海第三漢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
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
岸沙悉七寶、人家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
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煥發、目不能視、龍王降
階迎士人、齊級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卽命
速勘、良久一人入白、境內並無此國、士人復哀訴、具
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漢第七島、龍王復勅使者細
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烏蝦合供大王、此月
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爲蝦所昧耳、吾難

爲上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爲客減食乃令引
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蝦有五六頭色赤
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蝦王也士人
不覺悲泣龍王命赦蝦王一鑊令使送客歸中國一
夕至登州顧二使乃巨龍也

太湖金鯉

衢州鄒德明江湖士也弘治中曳舟至太湖泊椒山
之下夜見碧天無翳月色朗然豪吟二絕云一湖烟
水綠於羅蘋藻涼風起白波何處扁舟歸去急滿川

殘雨夕陽多。浦口風迴拍浪沙。天涯行客正思家。歸
舟疑是洪都晚。孤雁低飛帶落霞。吟畢聞溪上笑語
聲。望之一錦衣美女。德明疾趨岸鞠之。女曰。妾生于
斯。長于斯。今當良夕。遨遊此耳。德明日。予舟中無客
肯過訪否。女卽攜手同行。對酌蓬下。女曰。今以浪花
爲題。聯成一律可乎。德明日。不欲天邊帶露栽。女曰。
只憑風信幾番催。德明日。一枝纔見蓬遊動。女曰。萬
朵俄驚頃刻開。德明日。盆浦秋容和雨亂。女曰。鏡湖
春色逐人來。德明日。分明一幅西川錦。女曰。安得良

工仔細裁詩成鼓掌大笑拍肩撫背極其歡謔已而
就寢比及天曙女忽披襟急投水中視之一大金鯉
悠然而逝

桃花仕女

紹興上舍葛棠狂士也博學能文每下筆千餘言未
嘗就稿恒慕陶潛李白之爲人事輒效之景泰辛未
築一亭於圃匾其亭曰風月平分旦夕浩歌縱酒以
自適焉亭後張一桃花仕女古畫棠對之戲曰誠得
是女捧觴豈吝千金夜飲半酣見一美姬進曰久識

諸神呪
志贊
四山
多不
十

上舍詞章之士，日間重辱垂念，茲特歌以侑觴。崇畧
不計其真偽，曰：吾欲一盃一詠，姬乃連詠百絕，如云
梳成鬆髻出簾遲，折得桃花一兩枝。欲插上頭還住
手，遍從人問可相宜。慳慳欹枕捲紗衾，玉腕斜籠一
串金。夢裡自家搔髻髮，索郎抽落鳳凰簪。家住東吳
白石磯，門前流水浣羅衣。朝來繫着木蘭棹，閒看鴛
鴦作隊飛。石頭城外是江灘，灘上行舟多少難。潮信
有時還，又至郎舟一去幾時還。潯陽南上不通潮，却
算遊程歲月遥。明月斷魂清靄靄，玉人何處教吹簫。

山桃花開紅更紅、朝朝愁雨、又愁風、花開、花謝、難相見、懊恨、無邊、總是空、西湖、葉落、綠盈盈、露重、風多、蕩漾、輕倒、折荷、枝、絲不斷、露珠、易散、似郎情、芙蓉、肌肉、綠雲、鬢、幾許、幽情、話、欲難、聞、說、春來、倍惆悵、莫教、長袖、倚、闌、干、餘、皆、忘、之、矣、棠、沉、醉、而、臥、曉、間、視、画、上、忽不見、仕女、少焉、復在、棠、大異、卽、裂、碎、之、

生王二

生王二隴州人、共屈在黑松林虎跑谷、世以畋獵射生爲業、用是得名、因與衆逐鹿、至深崖、迷失道路、正

徬徨次遇女子渡水來年少貌美而身無衣飾視王而笑王平生山行埜宿習見怪物雖知非人殊無懼色咄之曰汝鬼邪怪邪女子又笑而不答良久乃問王曰爾何人王始稍敬異揖而言曰本山下獵徒今日逐鹿失踪致墮茲處生歿之分只在須臾願娘子哀之女曰隨我來當示爾歸路遂從以行登絕高巉崑之峯涉回環過膝之水塗徑犖确足力不能給女不穿履步武如飛到一字有大石室境趣窳窳如幽人居不聞烟火氣寢室尤潔雅王顧傍無他人戲言

挑之欣然相就、夜則共榻、晝則出采果實以啖之、居
月餘、王念母乏供養、以情泣告、女曰、我欲暫歸、徐當
復相尋、女許諾、送出官道、乃別、王感其意、他日再訪
焉、試與之語、邀同歸、畧不嫌拒、攜手抵家、王妻趙氏
既有三男女矣、此女又生兩子、與趙共處、甚雍睦、逢
外客至、必驚訝、歛避、或獨走入山、經月不返、終不火
食、王亦任其去、留後二十年、猶存。

玉茗堂摘評王弼洲先生豔異編卷十二

鬼部

韓重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閭門外三年重往問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從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庶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

何玉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及命黃墟、命之不造、究之如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三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欷歔涕流、不能自勝、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道、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誠欲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飲讌、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旣毀

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
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
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
神趨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
王王粧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何緣生玉跪而
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名毀義絕自
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賫牲幣詣冢弔唁感
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為發冢願勿推治
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盧充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射聲中之聲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忽然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聲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撲新衣曰府君以繫郎充着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近得書爲郎君索少女爲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卽獻歛無復辭免便收內盧郎已來便可使女粧嚴旣就東廡及

只有三口
頃

至黃昏、內白女郎嚴竟、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卽共拜、時爲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養、敕內嚴車送客、充便出、崔氏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牛、又見本所着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追傳教、將一人投一樸衣、與充相問曰、姻緣、始爾、別甚、悵悵、今故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母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傍有犢車、乍沉乍浮、既而上岸、同

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
藏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梳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
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
中夏摧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亡施不悟陰陽運
哲人忽來儀充取兒梳及詩忽然不見充後乘車入
市賣梳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
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梳大家卽崔氏親姨母
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敘姓名語充曰昔我
姨姊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梳著棺中

可說得梳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爲悲咽、齋還白母、
母卽令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
復以充貌兒梳俱驗、媿母曰、我外甥也、卽字溫休、溫
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
今其後生植字幹、有名天下、

柳參軍傳

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慾早孤、無兄弟、罷官于長
安閒遊、上巳日於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從一青
衣、殊亦俊雅、已而翠簾徐舉、見搵手如玉、指畫青衣

令摘芙蓉女容色絕代斜睨柳生長久生鞭馬從之
卽見車入永從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亦有母青
衣字輕紅柳生不甚貧多方賂輕紅竟不之受他日
崔氏女病其舅執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曰請爲子
納焉崔氏不樂其母不敢違兄之命女曰願得嫁前
時柳生足矣必不允以某與外兄終恐不生全其母
念女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道省院達意柳生爲
輕紅所誘又悅輕紅輕紅大怒曰君性正麤奈何小
娘子如此待君子某一微賤便忘前好欲保歲寒其

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謝不敏。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約。君可兩三日就禮事。柳生極喜。備數千百財禮。期日結婚。後五日柳韋妻與輕紅于金城。里居及旬月。金吾到求從。其母王氏泣云。吾夫亡子女孤露。被姪不待禮會。強竊女去矣。兄豈無教訓之道。金吾大怒。歸笞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亡何王氏歿。柳生韋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吾之子既見。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于外姑王氏處。

納采娶妻非越禮私誘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歿無所明，遂訟于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于王金吾子。常悅表妹亦不怨前事。經數年輕紅竟潔已處焉。金吾又亡，移其宅于崇義里。崔氏不樂事外，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輕紅與柳生爲期，兼賚看圖，豎令積糞堆與宅垣齊。崔氏女遂與輕紅躡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只遷羣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羣賢里住，復與訟奪之。王生情深，崔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孕。

又不責而納焉。柳生長流江陵二年，崔氏與輕紅相繼殂。王生送喪哀慟之禮至矣，輕紅亦葬于崔氏墳側。柳生江陵閒居，春二月繁花滿庭，追念崔氏，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叩門甚急，俄見輕紅抱粧奩而進，乃曰：「小娘子且至，聞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入門，更無他見。柳生與崔氏敘契濶悲歡之甚，問其由，則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筮，頗有功，柳生即時置筮，筮調弄絕妙，二年間可謂盡平生矣。亡何王生舊使

蒼頭過柳生門忽見輕紅不知其所以又疑人有相
似者未敢遽言問閭里云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
輕紅知是王生家人亦具言于柳生匿之蒼頭却還
城具言于王生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既至柳生門
於隙窺之正見柳生坦腹於臨軒之上崔氏女新沐
輕紅捧鏡于側崔氏勺鉛黃未竟王生門外極叫輕
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憾遂入柳生驚
待如賓禮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生具言其事
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

之卽江陵所施鉛黃如新衣服肌肉且無損敗輕紅亦然柳與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終南訪道遂不返

崔書生

博陵崔書生住長安永樂里先有舊業在渭南貞元中嘗因清明節歸渭南行至昭應北墟隴之間日已晚歇馬於古道方北百餘步見一女人靚粧華服穿越榛莽似失路於松柏間崔閑步戲逼漸近乃以袖掩面而足趾跌蹶屢欲仆地崔使小童逼而視之乃二八絕代之姝也遂令小童詰之曰日暮何無儔侶

而悽惶於墟間，邪默不對。又令一童將所乘馬逐之，更以僕馬奉送。美人迴顧，意似微納。崔乃僕而緩逐之，以觀其近遠耳。美人上馬，一僕控之，而前纔數百步，忽見女奴三數人，哆口塗息，踉蹌而謂女郎曰：「何處求之不得！」擁馬行十餘步，則長年青衣駐數求立，以候崔。漸近，乃拜謝。崔曰：「郎君愍小娘子失路，脫驂僕以濟之。今日色已暮，邀郎君至，在可乎？」崔曰：「小娘子何忽獨步？悽惶如此。」青衣曰：「因被酒興酣致此。北行一二里，復到一樹林，室屋甚盛，桃李甚芳，又有青

衣七八人迎女郎而入、少頃一青衣出傳主母命曰、小外甥因避醉逃席失路、賴遇君子、卹以馬僕、不然日暮或值惡狼狐媚、何所不加、闔室佩感、且憩卽當奉邀、青衣頃之、邀崔入宅、旣見、乃命具酒、酒至、從容敘言、某王氏外甥女、麗豔精巧、人間無雙、欲待君子巾櫛、何如、崔邁逸者、因酒拜謝於坐側、俄命外甥出、實神仙也、一住三日、讌游歡洽、無不醇暢、王氏稱其姨曰、玉姨好與崔賭、玉愛崔口脂、合子、玉姨輸玉環、相酌、崔輸且多、先於長安買得合子六七枚、都輸玉

姨崔亦羸玉指環二枚忽一日一家大驚曰有賊至其妻推崔生於後門出纔出妻已不見但身臥於一穴中惟見莞花半落松風晚清黃萼紫英草露沾衣而已其羸玉指環猶在衣帶却省初見美人之路而行見童僕以鍬鋪發掘一墓穴已至欄中見銘記曰後周趙王女玉姨之墓平生憐重王氏外甥外甥先歿後令與外甥同葬棺柩儼然開視中各有一合合內有玉環六七枚崔比其賭者畧無異矣又一合中有口脂合子數枚乃崔生輸者也先問僕人但見郎

君入柏林，尋覓不得，方尋掘此穴，果不悞也。玉姨呼崔生奴僕爲賊耳，生感之，卽爲掩瘞，仍舊云。

鄭紹

商人鄭紹者，喪妻後，方欲再娶，行經華陰，止于逆旅，因悅華山之秀峭，乃自店南行可數里，忽見青衣謂紹曰：有人令傳意，欲暫邀君。紹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尚書女也，適于宅內登臺，望見君，遂令致意。紹曰：女未適人邪？何以止于此？青衣曰：女郎方自往求壻，故止此。紹詰之，俄及一大宅，又有侍婢數人，出命

紹入延過于館舍、逡巡有一女子出、容甚麗、年可初
笄、從婢十餘、並衣錦繡、既相見、卽謂紹曰、旣遂披覲、
當出形迹、冀稍從容、紹唯唯隨之、復入一門、見珠箔
銀屏、煥爛相照、閨閣之內、塊然無侶、紹乃問女是何
皇尚書家、何得孤居如是、耶、尊親焉在、嘉偶爲誰、雖
荷寵招、幸祛疑抱、女曰、妾是故皇公之幼女也、少喪
二親、久離城郭、故止于此、方求自適、不意良人惠然
辱顧、旣愜所願、何樂如之、女乃命紹升榻坐定、具酒
肴、出妓樂、不覺向夕、女引一金罍獻紹曰、妾求佳婿、

已三年矣、今既遇君子、寧無自得妾、雖慙不稱、敢以金鼎合盃、願求奉箕帚可乎、紹曰、予一商耳、多游南北、惟利是求、豈敢與簪纓家爲戚屬也、然遭逢顧遇、謹以爲榮、但恐異日爲門下之辱、女乃再獻金壘、自彈箏以送之、紹聞曲音、淒楚感動于心、乃飲之交獻、誓爲伉儷、女笑而起、時已夜久、左右侍婢、以紅燭前導成禮、至曙、女復于前閣備芳醪美饌、與紹懽醉、經月餘、紹曰、我當暫出、以緝理南北貨財、女泣曰、鴛鴦匹對、未聞經日離也、紹不忍矣、經月餘、紹復言曰、我

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蓋是常分。雖深誠見挽，若不出行，亦心有所不樂。願勿以此爲嫌，當如期而至。女以紹言切，方許之。遂于家園張祖席，以送紹。乃索貨就路。至明年春，紹復至此，但見紅花翠竹、流水青山，杳亡人跡。紹號慟，經日而返。

孟氏

維揚萬貞者，大商也。多在外貿易財寶，其妻孟氏先壽春之妓人也。美容質，能歌舞，薄知書，稍有詞藻。春日獨游家園，四望而吟曰：「可惜春時節，依前獨自游。」

微且多情
先除舊病
命以爲之
旅的
語
若
精

無端兩行淚長只對花流吟罷泣下數行忽有少年
容貌甚美踰垣而入笑曰何吟之苦邪孟氏大驚曰
君誰家子何得遂至于此而復輕言也少年曰我性
落拓不拘檢惟愛高歌大醉適聞吟咏不覺喜動于
心所以踰牆而至苟能容我花下一接良談我亦可
以強攀清調也孟氏曰欲吟詩耶少年曰浮生如寄
少年時猶繁花正妍黃葉又繼枉惹人間之恨愁緒
千端豈如且偷頃刻之懽也孟氏曰妾有良人去家
數載所恨當茲麗景遠在他鄉豈惟惋歎芳菲固是

傷嗟莫測所以自吟拙句蓋導幽懷耳不虞君之越
涉吾地而見侮如此也宜速去勿自取辱少年日我
向聞雅詠今覩麗容苟蒙見納雖死尚不暇惜況責
言何害乎孟氏命賤續賦詩曰誰家少年兒心中暗
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卽恐郎知少年得詩喜不自勝
乃答之曰神女醜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聊
足慰多情自是孟遂私之挈歸已舍少年貌旣妖豔
又善玄素綢繆好合樂可知也逾年而夫自外至孟
氏憂懼且泣少年曰勿恐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訖騰

身而去閒無所見不知其何怪也

曾季衡

大和四年春監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屋宇壯麗而季衡獨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于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魂或時出現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願睹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爲間頻炷名香頗疎凡俗步遊閒處恍然疑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訖瞥然而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

束帶伺之見向者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
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貞父今爲重
鎮昔侍從大人牧此城據此室亡何物故感君深恩
竊冥情激幽壤所以不問存沒頗思相會其來久矣
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欵昵
移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慎勿泄于人
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
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說及艷麗誤言之將校
驚欲實其事曰耶君將及此時願一扣壁某當與一

二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肯扣壁。是日女郎一見季衡，容色慘怛，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爲負約而絕于人，不可自此更接歡笑矣。」季衡追悔，無詞以應。女曰：「殆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真胡越，燕拆鸞離芳艸竭。年少烟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詩，耻無以酬，乃強爲一篇曰：「莎艸青青雁欲歸，玉腮珠淚洒臨岐。雲鬟飄去香風盡，愁見鶯啼紅樹枝。女遂于襦帶解麈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鳳翅。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覩物思人，無以

幽冥爲隔季衡搜書笈中得小金鏤花如意貯之季
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
持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
言訖嗚咽而沒季衡自此寢寐思念形體羸瘵故舊
丈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王原
紉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無疾而終于此院今已歸
葬北邙山或陰晦而竟常游于此人多見之則知女
詩北邙空恨清秋月也

西湖女子

乾道中江西某官人赴調都下因游西湖獨行疲倦
小憩道傍民家望雙鬟女子在內明豔動人寓目不
少置女亦流盼寄情士眷眷若失自是時一往女必
出相接笑語綢繆挑以微詞殊無羞拒意然冀頃刻
之歡不可得既法官言歸往告別女乘間私語曰自
與君相識彼此傾心將從君西度父母必不許奔而
騁志又我不忍爲使人曉夜勞於寤寐如之何則可
士求之於父母啖以重幣果峻却焉到家之後不復
相聞之又五年再赴調丞尋舊游茫無所覩矣悵然

空還忽遇之於半塗雖年貌加長而容態益媚秀卽呼揖問訊女曰隔濶滋久君已忘之邪士喜甚扣其徙舍之由女曰我久適人所居在城中某巷吾夫坐庫務事暫係府獄故出而祈援不自意值故人能過我啜茶不士欣然並行二里許過士旅館指示之女約就彼從容遂與之狎士館僻在一處無他客同邸女曰此自可棲泊無庸至吾家乃攜手入其室留半歲女不復顧家亦間出外畧無分毫求索士亦不憶其有夫未嘗問將還議挾以借逝始歛衽顰蹙曰自

向來君去後、不能勝憶念之苦、厭厭成疾、甫期年而
亡、今之此身、蓋非人也、以宿生緣契、幽魂相從、歡期
有盡、終天無再合之歡、無由可陪、後乘、慮見疑訝、故
詳言之、但陰氣侵君已深、勢當暴瀉、惟宜服平胃散
以補安精血、士聞語驚惋良久、乃云我曾看夷堅志、
見孫九鼎遇鬼、亦服此藥、吾思之藥味皆平、可得功
效如是、女曰、其中用蒼朮去邪氣上品也、第如吾言
既而泣下、是夜同寢如常、將旦慟哭而別、暴瀉下服
藥、一切用其戒、後每爲人說、尚悽慘不已、

蓮塘二姬

政和收元七月之望、士人楊彥采陸升之載酒出游、
蓮塘、舟回日夕、夜泊橫橋下、月色明霽、酒各半醒、聞
鄰船有琵琶聲、意其歌姬舟也、躡而窺之、見燈下一
姬自弄絃索、二人竟往見之、詢其所由、答曰妾大都
樂籍供奉女也、從人來游江南、值彼往雲間收布妾
獨處此、候之尚未回也、二人命取舟中餽餘肴核、就
燈下同酌、姬舉止閒雅、姿色娟麗、二人情動於中、稍
挑謔之、姬亦不以爲嫌、求其歌以侑觴、則曰妾近夕

冒風喉咽失音不能奉命二人強之乃曰近日遊訪
西子陳迹得古歌數首敢奉清塵不訝爲荷凡一歌
侑飲一觴歌曰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宴吳王
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玉床再歌曰吳王舊
國水烟空香徑無人蘭葉紅春色似憐歌舞地年年
先發館娃宮又曰館娃宮外似蘇臺鬱鬱芊芊草不
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施裙裾拂過來又曰伴夜娃
官作戰塲血腥猶雜宴時香西施不及燒殘蠟尤爲
君王泣數行又曰春入長洲草又生鷓鴣飛起少人

行年深不辯，娃宮處夜夜蘇臺空。月明又曰幾多雲。
對倚青冥，越焰燒來一片平。此地最應沾恨血，至今
青艸不勻生。又曰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青唱不勝
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彥采曰歌韻
悠柔含悲，聳愴固云美矣。第西施乃亡人家國妖艷
之流，不足道也。願更他曲以滌塵抱，何幸如之。姬更
歌曰：家國興亡來，有以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
亡，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彥采曰：此言固是，然皆古
人陳言，素所厭聞者。大都才人四山五岳精靈間氣

之所聚會、有何新聲、傾耳一聽、又歌曰、家是紅羅亭、
上仙、謫來塵世已多年、君心既逐東流水、錯把無緣、
當有緣歌、竟掀蓬攬衣、躍入冰中、彥采大驚、汗背而
覺、一夢境也、尋升之共話、醉眠脚後、不能寤也、翌日
事傳吳下

金鳳釵記

大德人楊州富人吳防禦、居春風樓側、與宦族崔君
爲隣、交契甚厚、崔有子曰興歌、防禦有女曰興娘、俱
在襁褓、崔君因求女爲興歌婦、防禦許之、以金鳳釵

一隻爲約。旣而崔君游宦遠方，凡一十五載，並無一字相聞。女處閨闈，年十九矣。其母謂防禦曰：「崔家郎君一去十五載，不通音耗，與娘長成矣，不可執守前言，令其挫失時節也。」防禦曰：「吾已許吾故人矣，況誠約已定，吾豈食言者也。」女亦望生不至，因而感疾，沉綿枕席半歲而終。父母哭之慟，臨歛，母持金鳳釵撫尸而泣曰：「此汝夫家之物也，今汝逝矣，吾留此安用，遂簪於其髻而殯焉。」殯兩月而崔生至，防禦迎之，訪問其故，則曰：「父爲宣德府理官而卒，母亦先逝數年。」

矣。今已服除，故不遠千里而來此。防禦下淚曰：興娘薄命，爲念君故，得疾於兩月前，飲恨而死。今殯之矣。引生入室，至其靈席前，焚楮錢以告之。舉家號慟。防禦謂生曰：郎君父母旣沒，道途又遠，今旣來此，可便於吾家住宿。故人之子，卽吾子也。勿以興娘沒故，自同外人。卽令搬挈行李於門側小齋安泊。將及半月，時值清明，防禦以女新沒墳墓，舉家上冢。興娘妹慶娘年甫十七，是日與家衆同赴新墳，惟留崔生在家。至暮回歸，天色已黑，崔生於門迎，有轎二乘，前轎已

人後轎至生前忽有物墮地鏗然生急往拾之乃金
鳳釵一隻欲納還防禦則中門已閉生還小齋明燭
兀坐思念姻緣挫失而子身寄跡於人亦非久計長
嘆數聲方欲就枕忽聞剝啄扣門問之則不答不問
則又扣如是者三乃勉強起開門視之一女殊麗立
于門外遽舉裙而入生大驚女子低容歛氣向生細
語曰崔郎不識妾邪妾乃興娘之妹慶娘也適來墜
釵轎下君拾得否欲止生室生以其父待之厚拒之
甚確至于再三女忽赧怒曰吾父以子姪之禮待汝

置留小齋汝乃敢於深夜誘我至此欲將何如我前
之於父訟汝于官必不捨汝矣生懼不得已而從焉
至曉乃去自是暮隱而入朝隱而出往來於小齋可
一月半忽一夕謂生曰妾處深閨君居外館今日之
事幸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磨佳期易阻一旦聲
跡彰露親庭罪責閉籠而鎖鸚鵡打鳥而驚鴛鴦在
妾固所甘心於君誠恐累德莫若先事而發懷辭而
逃或晦迹深村或潛蹤別郡庶得優游偕老不致分
離也生頗然其計曰卿言亦自有理吾方聽之因自

念零丁孤苦、素乏親知、雖欲逃亡、竟將焉往、嘗聞父言、有舊僕金榮者、信義人也、居鎮江呂城、以耕種爲業、今往投之、庶不我拒、至明日五更、與女輕裝而出、買船過瓜州、奔丹陽、訪于村氓、則金榮在焉、其家殷富、爲本村保正、生乃大喜、造其門、至則初不相識也、生言其父姓名爵里、及已乳名、方始記認、則思而哭、其主擁生在堂、而拜認曰、此吾家郎君也、生具告以故、乃虛正堂而處之、事之如事舊主、衣食之需、供給甚至、生住金榮家、將及一年、女告生曰、始也懼父母

見責故與君爲韋氏之逃蓋出于不獲已也今則舊
穀旣沒新穀將登歲月如流已及暮矣且愛于之心
人皆有之今而自歸喜于再見庶不我罪况父母生
我恩莫大焉豈有終絕之理乎盍往見之生從其言
卽與之別金榮渡江入城將近其家謂生日妾與逃
竄一年今遽與君同往或恐觸彼之怒君可先往見
之妾乃艤舟於此以候臨行復呼生回以金鳳釵與
之曰如或疑拒當出此以示之可也生至門防禦避
之欣然反致謝曰昨日顧待不周致君不安其所

有他適老夫之罪也幸勿見責生拜伏不敢仰視但稱死罪防禦不知其故曰何故乃爾願得開陳釋我疑慮生惶愧言曰曩者房帷事密兒女情多負不義之名犯私通之律不告而娶竊負而逃竄伏村墟逖延歲月音容久阻書問莫傳情厚篤於夫婦恩愛忘乎父母今則過攜令愛同此歸寧伏望察其深情恕其罪譴使得終能偕老永遂于飛大人有溺愛之恩小子有室家之樂是所望也惟冀憫焉防禦聞之驚曰吾女臥病在床今乃一載鐘甯不進轉側須人豈

馬慶年
山陰小
山陰小
山陰小

有是事也。生謂其恐爲門戶之辱，故飾詞以拒之。乃曰：目今慶娘在於舟中，可令人舁取之來。防禦雖然不信，卽令家童馳往視之。至江舟迹，並無所見。防禦大怒，崔生責其妖妄。生乃袖中取出金鳳釵以進。防禦見之，駭然大驚曰：此物吾亡女與娘沒葬之釵，胡爲而至此哉？疑惑之際，慶娘忽于床上欣然而起，出至堂前，拜其父曰：典娘不幸早辭嚴侍，遠弃荒郊，然與崔生緣分未斷，今來此意亦無他，特以此說有愛妹慶娘，續其婚爾。如所請官從，則吾病患當卽痊愈。

不用女言命盡此矣舉家驚駭視其身則慶娘而言
動舉止卽與娘也父詰之曰汝旣死矣安得復於人
世爲此亂惑也對曰女之死也冥司以女無罪不復
拘禁得隸王皇娘娘帳下掌傳牋奏切以世緣未盡
故特給假一年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姻緣爾防禦聞
其言乃許之卽斂容拜謝其父又與崔生執手歔歔
爲別且曰父母許我矣汝好做嬌容慎毋以新人而
忘故人也言訖慟哭而仆于地衆視之已死矣急以
湯藥灌之移時乃甦其病卽瘥行動如常叩以前事

並云罔知始寃如夢不記先言防禦遂漏吉續崔生
之婚生感興娘之情以金鳳釵賣于市得鈔二十錠
盡買香燭楮幣賞詣瓊花觀命道士建醮三晝夜以
報興娘興娘復托夢於崔生曰薦拔尚有餘情雖隔
幽冥實深感佩小妹慶娘直性柔和宜善待之生聞
之驚悼而覺此後遂絕嗚呼異哉

豔異編跋

余慨王弇州先生之豔異編窮竒索隱
微探奧凡目所未覩耳所未聆者靡不具
載佐幽人之雅興適逸士之高懷至若閨
中少婦禪林老叟頓忘長夜之寂永舒白
晝之岑詎非曠古來野史中之一大觀
第譏賞傷于剗直排敘任其浩繁故披覽

者不無欣厭叅半焉得玉茗堂一摘評之
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矣是役也
豈曰小補云乎

茗東無瑕道人書于天香館